

酒缘



青年的父亲曾经滴酒不沾,他第一次喝酒是为了一个姑娘。

那年,父亲在一所民族学校任教。学校里大部分师生是蒙古族,和父亲住一个宿舍的胡老师就是蒙古族。在父亲眼里,胡老师就是大哥,在胡老师眼里,小刘老师(胡老师称父亲为小刘老师)就是小弟。小弟勤快,早早地劈柴、生炉子、烧炕,也早早地把大哥沏好的茶当剩茶倒掉,大哥却只是嗨一声,从来也不生气。小弟和大哥一同享用蒙古族风味小吃,却不肯喝胡大嫂自己酿制的奶酒。这让胡老师很不解,蒙古族是个无酒不欢的民族,喜欢饮酒,且要一醉方休。小刘老师不能与他同饮同欢,这让胡老师心有不甘。事情终于有了转机。

学校新分配来一位年轻的女老师,自打这位小李老师来,小刘老师就有了心思,后生喜欢上姑娘,胡老师觉得这是自然的,成就一对姻缘,更是积德行善,胡老师就想做个月老,撮合这件好事。可这个小刘老师,

一上讲台,就如雄鹰飞上了蓝天,在个人问题上,却如一只绵羊。胡老师探问,他也闭紧嘴巴,胡老师却忍不住,小弟的终身大事,做大哥的哪能冷眼旁观!得给小弟添柴点火,于是,他就筹划了一次聚餐,也就是酒会。被邀的不仅有学校的蒙汉满各民族老师,分管学校的公社副书记沙书记也要入席,如果小刘老师不参加,那就说不过去了。

胡老师的眼光早就扫描出,学校里另一位单身的男老师吴老师对小李老师也有好感,用今天的话说,吴老师是另一款的,他工作成绩一般般,幽默指数却是高高在上。蒙古族汉子的性情,情敌的较量,要明争,不要暗斗。于是,小刘老师和小吴老师就被安排坐到了邻座。

饭桌是两张炕桌拼成的,摆在公社食堂的那盘大火炕中央,沙书记亲自劝酒,各位蒙古族老师呼应,有的蒙古族老师酒兴上来,唱响了祝酒歌,小刘老师和小吴老师架不住这热烈的

气氛,很快也来了兴致。后来小刘老师回忆,说突然有了豪迈的感觉,喝就喝,人生难得几回醉!小刘老师于是一甩平日的斯文腼腆,和蒙古族兄弟开怀畅饮起来,小吴老师也一样。一杯杯烧酒下肚,烧起了小刘老师倾吐心声的欲望,话多了起来,而小吴老师平日就是大伙的开心果,此刻,更是一张嘴唇里咿啦。胡老师事后和人聊起他组织的那次成功酒会,总会以“酒后吐真言”为主题开讲。眼看小刘老师和吴老师的酒劲上了头,脸红了,火候到了,胡老师便问两位年轻老师:“你们觉得小李老师怎么样?”他们都说好。胡老师接

着追问:“想不想让小李做对象?”

小刘老师回答:“想,就是不知道人家愿意不愿意。”这话要搁在平日,打死他也说出口,后来小刘老师回忆说,勇气和胆量就是被酒劲提升上来的。小吴老师的回答继续延续他的幽默:“青蛙还想吃天鹅肉呢!我瞧上了人家,人家却长腿一挑,撂给我个脚后跟。”有老师认真地纠正,是癞蛤蟆,不是青蛙。吴老师也严正申明:“我这模样总够得上青蛙吧,哪能是癞蛤蟆!”大伙哄笑,笑声的尾音刚融化在酒气里,只听咕咚,小刘老师第一个醉倒在了炕上……

第二天上午,父亲在酣睡中做着娶媳妇的美梦,现实中,胡老师正帮他实现这个梦。胡老师已经把小刘老师的心意转达给了小李,把小刘肯定了又肯定,然后让小李表态,可小李白里透红的脸腾一下红透了,头也像成熟了的麦穗低垂着,得!又是位没有酒不开口的主!胡老师不由得摇头,有了,胡老师一拍大腿,对小李老师说:“你就点头‘愿意’摇头‘不’。”小李老师对小刘老师其实也有好感,这感觉也只能藏在心里,哪敢轻易暴露!也亏得有胡老师撮合,不然,他们就不会结婚,也就不会有我,也就不会有这篇回忆了。

是了,父亲为一个姑娘喝酒,那姑娘就是后来我的母亲。而父亲呢,不喝则已,一喝,就如跨上马背,放马到了草原上,一喝喝了半辈子。随着岁数的增长,父亲的酒量也在提升,让母亲担忧的是,他一吃饭就要喝酒,父亲把酒瓶拿到饭桌上,母亲拿下,父亲拿上,母

亲再拿下,父亲让过母亲几个回合后,就乘着酒劲耍起了威风:“你让我戒烟,我戒了!你又让我戒酒!戒!戒!这酒不戒啦!要戒,就干脆点,连饭也戒掉……”

一次婚宴,父亲照例,吃得少,喝的多,但,这次身体拉响了警钟,刚回家就去了医院,医生警告父亲,您这是高血压,先注意饮食两个月,血压还高,就得服药了。这注意饮食,最要紧的就是不能喝白酒……医生的话父亲听进去了,也很有毅力地遵从医嘱。

那,父亲与酒的缘分是否就此终结了呢?反正老妈一听到有人说戒烟戒酒如何不好戒,就把老爸搬出来当范例。父亲不再醉酒,他改而沉醉于厨艺中。那天,一盘香味扑鼻的红烧鸡端上桌,我们说,好吃!好吃!老爸说:“好吃吧!你们猜这鸡怎么就这么好吃?”“您就别卖关子了,快说出您的诀窍来!”我催促。

老爸说:“我先用花雕酒喂它,这只鸡喝了我半瓶花雕酒呢!”文/刘丽波

年前卖菜

1998年,快过年的时候,一天,厂里一个叫老歪的临时工突然找上门来。他从包头贩了一批蔬菜,想赶在大年前赚些钱。他想叫我帮他卖一下,只需看看摊子收收款就行。每天给20块的工钱,估计5天能卖完。我从来没卖过菜。犹豫片刻,还是答应了。

第二天一大早,我从旧城的家直奔石羊桥货栈,老歪在这里租了间库房存放蔬菜。库房有10余平方米的样子,生了个火炉子。老歪大概一夜值守在库房里没有休息好。他满脸倦容,打着呵欠对我说:“我相信你,一定要帮哥把卖菜款看好。”我连声答应着。在厂里,我和老歪打过几次交道,觉得他这个人实在能吃苦,对他也就颇有好感。更何况厂里停产、职工下岗,发不出工资。眼瞅着就要过年了,我也需要钱,“打闹”一个是一个。

也许是头一次贩菜缺乏经验,也或许是被货主灌了一肚子“迷魂汤”,老歪贩来的芹菜是空心的还带着根子,韭菜则是扁片的。再看别人卖的芹菜吧,都是实秆的并且去掉了根子,韭菜也很圆润。

我和老歪找来的另一个哥

儿们瞅着这些菜,不由替老歪捏着一把汗。但碍于情面,不好意思当面说。大概听见我们在背后念叨了,老歪嘴一撇,不服气地说,他是和货主一同去蔬菜大棚里看的菜。看好以后,才现收的。至于芹菜带着根子,是为了能够多放几天。不过,他没有说这些菜是多少钱贩来的。

由于这批菜的质量不好,尽管老歪四处联系买主,但很少有人来买。这些菜堆在库房里,捂在棉被中。芹菜叶子开始发黄,韭菜也开始腐烂了。这下子,老歪急得眼珠子都红了,牙床子也肿了,一个劲儿喊牙疼。我和那哥儿们也替他着急。于是,建议道,赶快降价处理吧。否则再放上一两天,怕是白送人都没人要。看起来,也没有更好的办法,老歪咬牙跺脚地苦笑着说:“那就这样吧!”

说干就干。第二天上午,那哥儿们唤来一个朋友。我们借了辆三轮车,把芹菜从库房搬到车上。三个人连蹬带推,把小山般的一车芹菜拉到了东瓦窑货栈叫卖。天气很冷,到了货栈,我却浑身冒汗。那哥儿们从前卖过菜,他扯开嗓门喊:“处理啦,便宜啦,一块钱3斤!”受此人感染,我也大声叫卖起来。

一下子,吸引来了众多买主。要知道,当时一斤好芹菜卖一块多钱一斤。人们你一捆我一捆地抢购开了。不一会儿,一车菜下去了一多半。我们都别提有多高兴了。

到了下午,剩下的菜怎么也卖不动了。天色渐渐暗了下来,芹菜冻得硬硬的。怎么办?那哥儿们说:“就按一块钱一捆卖。”我们又大声叫卖着。很快地,剩下的这少半车芹菜被抢购一空。接着,我们蹬着三轮车飞快地回到石羊桥货栈,向老歪汇报。老歪没说什么,只是连声叹气:“这回赔了,赔了!”不过,他也清楚,如果不甩卖,一旦烂在手里,一分钱也得不到。

不知老歪这次贩菜赔了还是赚了,我们几个帮手心里却有些忐忑,不知工钱能不能拿到手。想不到,老歪还真够意思。我帮老歪卖菜到第五天的那天晚上,在石羊桥货栈对面的一家兰州拉面馆,他请我们吃了顿拉面,最后把工钱给了我。虽然比事先约定的少些,但我没吭声。老歪也不容易。拿着这些钱,我心里琢磨,快到年关了,也该赶快置些年货了。同时想,这贩菜生意风险太大,非我辈所能承受的。文/谢荣霄

稿纸

收拾家的时候,忽然翻到一沓稿纸,纸已经泛黄了,是我过去在学校上班时用的那种。它的岁数应该跟我儿子的年龄相当了。这家伙竟然潜伏到现在,真不容易。这些年,也不知道是怎样的机缘巧合,竟然跟我到了呼市,成了我的一个念想。

直到现在,我还不习惯在新稿纸上写东西,在新本上涂鸦,总有怕辜负的感觉,于是各种小心翼翼。我习惯用写过字的本的背面信手涂抹,不用可惜,手放得开,思路也放得开,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,有时自己突然来了一个想法,我会随手揪片报纸或是一个烟盒,即兴记录,但如果用一本崭新的稿纸,我的思路会被突然打断,一下就不知该如何下笔。30年前发稿主要靠抄写,我的字写得丑,因此在投稿时我会分外的认真。抄写前,我先把写在旧本上的稿子通读,发现没有问题后才下手往稿纸上誊,这样可以省下不少稿纸。为了保证让编辑看得清我的文章,我用的是一笔一画的仿宋体。在没参加内师大函授班时,我还不会使用修改符号,为了保证稿件的整洁,有时候错一个字我都要撕掉重写。文章题目格式是小学老师教过的空四格。稿件一式多份投给多家报刊。我不是愿意一稿多投,而是知道有些报刊,投过去也发表不了,我只是不想埋没我这点心血。所以我总是缺稿纸,虽然有的同事把他们的稿纸给了我,可仍然不够。后来,因为自己的这点爱好,凡是能提供稿纸的机会我都不放过。二子是我初中和师范的双料同学,有一个阶段他在某单位团委上班,没事我就去找二子,除了能蹭上酒,还能弄些稿纸。那是我写作的一个高峰期,一些充满灵气的作品,就产生在那个时期。

后来有了电脑有了网络,省事多了,尤其对于我这样的慢手。有些难产的题目可以暂时放一放,没有思路的时候,就在那儿搁着,等什么时候思路大开的时候,再上手。只凭自己心情,不用交差,也不为应付自己。想加就加,想删就删,想改就改,高兴的话,改一百遍也可以,不用再心疼稿纸。时间一长,我几乎快忘了我以前是用稿纸投稿的。今天忽然见到这沓稿纸,心里竟然有些激动。

80后作家安宁在她的《写作谈——写作是暗夜里的光》里写道:“在喧嚣的尘世中孤独行走的人类,更接近荒原或者暗夜;而写作与文字,无疑是这暗夜里的光,照亮我们前方的路途,也慰藉孤独的靈魂,并让一颗心,觉出温暖。”品读再三,深以为是。文/杨爱民